

司空圖《詩品》解說二種

BBX/10/4902

10

## 內容提要

本書包括解說司空圖《詩品》的《詩品臆說》、《廿四詩品淺解》二種。《臆說》對《詩品》不僅做了較詳盡的注釋，並且從理論上加以闡述，大膽的做了發揮。《淺解》對《詩品》做了細密的詮釋與串講。兩者均有獨到之處。對學習和研究司空圖《詩品》，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。

# 总目录

詩品臆說

廿四詩品淺解

〔清〕孙联奎

〔清〕楊廷芝

詩品臆說

〔清〕孫聯奎著



## 《詩品臆說》序

詩入司空廿四品，有唐三百余年，詩人盛矣，佳詩伙矣，而必有取于廿四品乎？誠以廿四品者：詩家之總匯，詩道之筌蹄；而不可不品其品，以為詩者也。況表圣本人品為詩品，而又不不可不品其品，以為人者也。然則廿四詩品，技也而進乎道矣。鍾自束發就傳，即授讀此編。每苦其意旨渾涵，猝難索解，不得已而請講于師席，師惟曰：「久自能悟」。迄今四十余年，猶模糊而未得其指歸也。庚戌冬，來掇淄川篆，邑文士乐与鍾游，蓋淄邑人文淵藪也。國初諸老，如：念东高司寇、豹岳唐太史及給諫孙樹百諸前輩，領袖騷壇，名噪海內。迄今過其廬、讀其書，慨然想見其為人，知其流風余韻，必有存焉者。觀孙子星五《詩品臆說》一編而益信也。司空《詩品》膾炙人口，而注者頗渺；蓋言《詩品》之言，大是難也。星五乃能神与古会，識超筆先，司空氏所已言者，可申言之，司空氏所未言者，可代言之。是非星五之臆說，乃星五之注《詩

品》，且不啻司空氏之自注其《詩品》也。蓋箋注難，箋注而兼達其意旨則尤難。星五《臆說》其進于箋注，不啻什且百矣。蓋形神之異致也。星五為樹百裔孫。夙讀樹百先生《笠山詩選集》，見其風格適上，直逼盛唐。其中多有與念東、豹喆唱和之作。星五承其家學，又蚤沐遺徽于高唐諸前輩，故其說詩也：微而顯，簡而要，字斟句酌，言近指遠。試一披讀，油油然启人以吮毫拈韻之思而不能已。匡衡說詩，令人解頤。今星五說詩，令余首肯；而从前模糊未得《詩品》之指歸者，今且昭然若發蒙也。噫！是真可嘉惠后學，令其品《詩品》以為詩，且品表圣之品以為人品者已。爰為懲愚授梓，且弁數語于簡端，以識來溜之获益良多云。

咸丰元年，岁次辛亥，夏至前五日。知溜川县事郑之鐘問庵氏序。

## 《詩品臆說》序

昔司空表聖之論詩也，曰，梅止于酸，鹽止于咸，而詩之味常在酸、咸以外。嗚乎！識酸、咸者，鮮矣；而何有于酸、咸以外乎。然不求其味于酸咸以外，又烏足与言詩哉。此《詩品》之作所由來也。《詩品》之作，耽思旁訊，精驚神游，乃司空氏生平最得力處。有刘舍人之精悍，而风趣過之；有鍾中郎之詳贍，而神致過之。洵所謂不于鹽、梅求味，而得味在酸、咸外者。然而知其說者，蓋亦鮮矣。旧聞樺松老人詩品注解一書，購而未获。嗣以困于簿書，此道不講，遂亦不复力求。迨倦游归来时，复萌象罔之想，而目旁泔水矣。岁庚戌，假館于般阳李君星桥之半野园。有其旧西席孙子星五者，名下士，而不以名場热中者也。星五雅好著述，尤耽吟咏。一日，以所著《詩品臆說》見示，予受而讀之，爰不能釋。見其旁証曲喻，触类引伸，于諸品俱能深入显出，悠然有不尽者。盖司空氏游神于虛，而星五悟虛以神，亦可謂得味于酸、



咸外者已。予未獲觀星五之所為詩者何如，卽其所以注《詩品》者例之，而詩之品亦概可想見矣。抑又聞之：表圣身處唐季，不求仕進，嘗為生壙，日酌酒賦詩于其中，或有所餽遺，則置諸市門，听人盡取以為快。斯其立品之度越若何，乃知其本人品以為詩品，尤侷乎獨遠也。星五之為是說也，知必有品與品相印合者，則吾之所以契乎星五者，又不在語言文字間也。是為序。時

道光三十年，歲在上章閏茂。小滿前七日。夫子煉堂劉澧拜識。

## 自序

昔者，司空表圣将以品詩，爰作《詩品》二十四首。其命意也，月窟游心；其修詞也，冰甌滌字。得其意象，可与窺天地，可与論古今；掇其詞華，可以潤枯腸，可以医俗气。图画象象，靡所不該；人鑒文衡，罔有不具；豈第論詩而已哉。然所以論詩者，已莫备于斯矣。昔鍾嶸創作《詩品》，志在沿流溯源，若司空《詩品》，意主摹神取象。其取象明显者，「俯拾即是」也。乃或「妙机其微」，「如不可执」。亦或「御风蓬叶」，「握手已违」。苟非「絕佇灵素」，亦安能「神出古異」，「妙契同尘」哉。曩者，余以浮浅之資，按品讀去，苦不能解；而又以陶靖节之不求甚解解之，遂奄忽至今。己亥秋，以《詩品》授徒，令其广所見聞。諸生悅之，乃强余解說。夫《詩品》，解也难，說之亦难。昔詩人蔣斗南先生，携有礧松老人注解詩品一帙，余求得其書，旋即失去，至今怏怏。茲緣諸生强請，不能解也，說焉而已；說亦不能，臆焉而已。

爰就各首之所意会者，姑为笺注。其是与否，未敢定也。諺云：「道三不着两」，其余《臆說》之謂矣。夫享敵帚者，或以千金；善拋砖者，亦能引玉。諸生暫存是稿，待賁同人。倘蒙惠政，不必釋松，尽釋松也。《品》之言曰：「离形得似，庶几斯人」。則且跋余望之矣。梦塘氏自記。

司空《詩品》目錄

附錄益都蔣斗南先生《詩品目錄絕句》六章。不另列目錄。

首章

雄渾具全体。冲淡有余情。纖穠无不到。沉著便崢嶸。

二章

高古非奇屈。典雅非鋪張。洗煉陳言去。勁健力有常。

三章

綺麗羞涂飾。自然若天造。含蓄色相空。豪放入高妙。

四章

精神自滿腹。縝密乃纏綿。疎野謝朝市。清奇別有天。

五章

委曲訴衷懷。實境寫情事。悲慨對酒歌。形容真得似。

六章

超詣出神机。飄逸思旋轉。曠達不知愁。流動如珠輶。

右，蔣先生《詩品目錄絕句》六章。每品目，各標大意，足見先生婆心。讀全品者，先將此六詩熟讀、切記，不惟能換記品目，而《詩品》大意，亦思过半矣。

## 二十四詩品

唐·司空图表圣撰

淄川孙联奎星五臆說  
博山蔣健岐象乾  
同学高傑謀叔升 參訂

### 雄渾

《大风歌》云：「大风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。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」。高祖為人，氣象近于雄渾，故其詩亦雄渾。項王為人，則雄肆矣。而《垓下歌》亦適肖之。○語無有不肖其人者：觀劉、項初見始皇語，一渾、一肆，則知楚漢興亡已決于此。語見《史記》。○雄渾實義，解詳細注。

大用外腴，真體內充，返虛入渾，積健為雄。備具〔注〕万物，橫絕太空，荒荒油雲，寥寥長風。超以象外，得其環中，持之匪強，來之无

窮。

大用外腓真体内充

腓，音肥。此也。《詩》曰：「牛羊腓字之。」外有所庇，必內有所主。故曰：大用外腓，真体内充。○文字意為體，詞為用。沈浸濃郁，含英咀

華，是外腓也。然非真体内充，則理屈詞窮，何以大用外腓乎？故欲大用外腓，必先真体内充。

「理扶質以立干」，是體；「文垂條而結繁」，是用。然此二語，只論「雄渾」大槩。猶之先觀刻、

項氣象也。下方自注。○凡物，有體有用。即以天地言，為物不貳，是體；時行物生，是用。

返虛入渾。未有題目，理尚虛懸，此猶無極，故言虛。已有題目，約理入題，此猶太極，故言

曰渾。返而入之，即所謂「課虛無」理明，故詞達；理直，則氣壯。詮題處，無論虛、

以責有，叩寂寞而求音」者也。積健為雄。實，字字停妥，語語雄傑；積而為之，即所謂「群山

万壑赴荆門」，又如「狹巷短兵相接戰」者也。○「返虛入渾」，是渾。○胡芦中自有

認題。「返」字有心力。「積健為雄」是使筆。「積」字有筆力。各具万物。是渾。○胡芦中自有

糊者。橫絕太空。是雄。○「入門下馬氣如虹」。荒荒油雲。取象于雲。荒荒，即渾淪意。

寥寥。又非一味桀驁者已。荒荒油雲，得「渾」之象矣。寥寥

長風。取象于風。寥寥，即雄勁意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。譬之用兵：再擒再縱，是超以象外；

寥寥長風，得「雄」之象矣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。服德畏威，是得其環中。上句雄渾俱

有。上句已立下句之影。上句是功，下句是效。下句「得」字已在上句中。○人画山水亭屋，未画

山水主人，然知亭屋中之必有主人也。是謂超以象外，得其環中。表聖《詩品》大段「超以象

外」者也。讀者持之匪彊來之无窮。此示人以雄渾之所由也。彊，勉強也。雄渾之氣，即浩然

本此讀之可矣。持之匪彊來之无窮。此示人以雄渾之所由也。彊，勉強也。雄渾之氣，即浩然

旁。若勉強而襲取之，未有不立餒而敗者，故為是之切囑也。○此篇章法：首二句虛籠「雄渾」，次二句明點「雄渾」，以下六句分貼「雄渾」。或說理，或取象，頗具層次。末二句收結通篇，悠然不尽；且寓以勉勵意。古人文字，不苟如是。以下諸篇，章法不暇細注，讀者类推可也。

〔注〕 諸本均作「具備」。

## 冲淡

冲，和也。淡，淡宕也。晉陶淵明之人、之文、之詩，俱足當得「冲淡」二字。

素处以默，妙机其微。飲之太和，独鶴与飞。犹之惠风，萑苒在衣，閱音修篁，美曰載归。遇之匪深，即之愈稀，脫有形似，握手已违。

素处以默

默，靜默也。冲淡人，断无不平素处以靜默者。明道先生逐日端坐如泥塑神。

妙机其微

靜則心清。心清則妙香。○机者，觸也，契也。微，微妙。机其微，

謂一触即契其微妙也。心通造化，自然妙契希微。○素处以默，妙已裕矣。以心之妙，触理之妙；以心之妙，触景之妙；此时之妙，乃妙不可言。○不曰机其微妙，而曰「妙机其微」，妙机，神理，与宣尼「已欲立而立人」，两箇「而」字，及所謂「立之斯立」四箇「斯」字，相髣。飲之太和  
冲也。○素处以默，正是此事。元气在心，而  
又加以靜養，故曰飲之太和。太和，曰「飲」，



德可食，自和可飲矣。以上三句，是冲淡所以然处。**独鶴与飞**，淡也。○試看雉鷄，何如鶴舞。○独鶴如何，犹之蕙风佳言与飞，与飞者，言与詩之淡宕而俱飞也。

**苒在衣**

惠风，喻冲。苒苒，喻淡。苒苒，微弱也。《归去来辞》：「风飄飄而吹衣」，此以惠风在衣拟詩，其冲淡为何如者。二句冲淡妙喻。

**閱音修篁**

此如曾点之风

浴。○竹韻瀟灑，竹致駘宕。篋篋谷中，詩人一游，粗野劲直之气，当俱化矣。竹林七賢，想俱无齷齪气。○音可「閱」乎？閱音，当即听香、讀画之意。

**美曰載归**

此如曾点之詠归。

○众美而載之以归，必是言中有物，包蘊无穷。試看曾点言志，平淡之极，而夫子与之，固意其已具尧舜三代气象也。**遇之匪深即之愈稀**，深，艰深也。稀，稀微也。

冲淡自不艰深；不艰深，得句便是天籁。即之愈稀，盖即「妙机其微」也。

**脱有形似握手已违**

不着迹，不费力，乃許冲淡。袁简斋云：「獅子搏兔用全力，終

是獅子之愚」。反掉作結，題义愈醒。○凡詩文无有死做題面者。会家不忙，只以淡語写之，一語自可敌人千百。細玩陶集，当自得之。○二語与《超詣》篇「少有道契，終与俗违」語，一样笔法，一样用意；但彼处「违」字作「近」字講，此「违」字作「远」字、「去」字講。固自有別。

## 纖穠

纖，細微也。穠，穠郁也。細微，意到。穠郁，辭到。对粗疏及白干者看。